



万山红遍

下 卷

黎 汝 清

万山红遍(下卷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43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3 插页 2

1977年9月北京第1版

1977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6019·2496

定价 1.35元

内 容 说 明

《万山红遍》共上下两卷。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，1928年春天到秋天，党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，遵循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，在祖国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故事。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这支红军队伍，艰苦奋斗，英勇作战，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，闯过了征途上的种种险风恶浪；与山区党组织共同努力，发动群众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同敌人展开了反复较量，清除了内奸，消灭了敌人，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，扩大了红军队伍，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。小说力图通过形象的描绘，说明井冈山道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。

小说着重地塑造了红军大队长郝大成以及吴可征、史少平、罗雄、宋少英、田世杰、黄六嫂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。同时也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面貌。小说情节引人，语言流畅。

目 次

下 卷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五章 | 风起云涌 | 1 |
| 第二十六章 | 茶山盘歌 | 23 |
| 第二十七章 | 洪雷谷报警 | 46 |
| 第二十八章 | 梅林镇谈判 | 66 |
| 第二十九章 | 夜深人不静 | 81 |
| 第三十章 | 战 前 | 111 |
| 第三十一章 | 反败为胜 | 139 |
| 第三十二章 | 归 来 | 169 |
| 第三十三章 | 祈雨之前 | 189 |
| 第三十四章 | 祈 雨 | 208 |
| 第三十五章 | 祈雨之后 | 235 |
| 第三十六章 | 雷雨之夜 | 256 |
| 第三十七章 | 真象的揭露 | 277 |
| 第三十八章 | 偶像的倒塌 | 304 |
| 第三十九章 | 训 练 | 335 |
| 第四十章 | 觉 醒 | 351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章 | 叛 变 | 372 |
| 第四十二章 | 阴 谋 | 396 |
| 第四十三章 | 围 歼 | 420 |
| 第四十四章 | 毒 手 | 438 |
| 第四十五章 | 出兵西屏山 | 455 |
| 第四十六章 | 布 局 | 485 |
| 第四十七章 | 古寨堡前 | 516 |
| 第四十八章 | 自设罗网自己投 | 536 |
| 第四十九章 | 飞越劈云峰 | 553 |
| 第五十章 | 恶战伏虎岭 | 574 |
| 第五十一章 | 内 讧 | 586 |
| 第五十二章 | 光荣的称号 | 604 |
| 第五十三章 | 突 袭 | 634 |
| 第五十四章 | 突袭后的突袭 | 653 |
| 第五十五章 | 烈火熊熊 | 676 |
| 第五十六章 | 匪巢的覆灭 | 699 |
| 第五十七章 | 征程万里 | 724 |

第二十五章 风起云涌

—

奇袭白云山的战斗结束了。

郝大成望着眼前欢腾的群众，欢腾的山野；望着正在打扫战场的部队；望着正在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的吴可征，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和激动。

还在几个小时以前，这四岭山区还沉浸在苦难中，充满着静寂、冷漠和痛苦的呻吟。现在，出现这样惊天动地的沸腾欢乐的景象，全都是由于红军进入了四岭山。

郝大成眼望着这目前的景象，预想着未来即将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斗争，他的思绪就象在风暴中激荡着的海洋，波浪翻涌。

这时，从不远处传来吴可征铿锵有力的声音：“……你们这些当团丁的，大都是些受苦受累的穷苦人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为什么要替周武卖命？俗话说，‘同宗同族不同根，地主雇农两样人’，你们的仇人是土豪劣绅啊！你们各自回家去吧，不要给周武卖命了……要记住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，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是为穷人打天下

的！……”

在吴可征遣散俘虏的同时，郝大成命令罗雄集合部队，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，准备向梅林镇开进。

红军进入四岭山区，象平地一声春雷，震撼了四岭山的各个角落，引起各方面形势的急剧变化，本来四岭山区的斗争就是十分错综复杂的，现在就变得更复杂更剧烈了。

即将展开的这场斗争，真象是一盘刚开局的象棋。在决战之前，各方都开始了紧张的布局。敌我双方都按照各自的情况，调动各种力量，采用各种手段，准备着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拚杀。

遣散俘虏之后，田世杰留在沙河镇附近，配合红军侦察人员侦察谷敬文和周武的动静。郝大成和吴可征率领着部队开进了梅林镇。

梅林镇是四岭山区的大村寨，它和沙河镇、太平寨并称为四岭山区三大镇之一，成为三足鼎立之势。这个村寨有近五百户人家。镇上有几家土豪，在红军围歼周武民团二中队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带着细软和家眷逃进了沙河镇。

红军大队部设在一家土豪的两进的大院子里。半个小时后，大队部和各中队的住房便已安排就绪，很快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。

吴可征、宋少英和黄六嫂负责发动群众工作。镇上的土豪向沙河镇逃跑时，没有来得及把粮食带去。吴可征、宋少英和黄六嫂带领群众，把土豪的粮仓打开，除留下一部分

作为军粮外，其余全部分发给缺粮的贫苦群众。通过开仓分粮，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纲领、红军的宗旨，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，力求迅速在群众中站住脚，然后深深扎根。

郝大成完成了如下军事部署：第一，罗雄的一中队驻守梅林镇，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，以应付敌人可能对南山口或梅林镇发动的突然袭击。

第二，王求正的四中队驻扎在南山口，对外可以保持和南屏山的联系，扼守通往南屏山和九里十八坪的通道，对内可以和梅林镇成为犄角之势。如果谷敬文、周武从后山进攻南山口，梅林镇的一中队就可以从后面夹击他；如果他们进攻梅林镇，南山口的四中队也可以下山支援，抄敌人的侧背。

郝大成命令史少平的二中队和姚光明的三中队，马上吃饭睡觉，明天即分成战斗小组，在黄六嫂等地下党员的配合下，散布到各山村去，一面到田间帮助群众抗旱，一面打开各村土豪的粮仓，分给青黄不接的群众。……

吴可征对这些即将分散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，发动群众，这是我们的根本，没有群众我们就象没有水的鱼一样。我们要时时刻刻不忘群众，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，可是发动群众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周武这个地头蛇，在四岭山区经营了几辈子，他就象一棵蒺藜草，根在沙河镇，藤蔓却伸向四岭山的各个山村。在白云山地区，更是根盘节错，各

山村都有周武的爪牙，在我们立脚未稳，还来不及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的时候，他们会先发制人的，会利用种种手段，制造各种谣言，欺骗威胁群众。“在争夺群众上，我们一定会和他们有一场严重的斗争！……”

“所以大家要注意，要想扎根，就得除草！”郝大成接过吴可征的话头说，“周武民团是集中在沙河镇，他那些爪牙遍布在各山村里，有的可能公开活动，有的可能潜藏起来，必然会和我们明争暗斗，所以我们在发动群众的时候，要和铲除敌人的爪牙结合起来，只有发动了群众，才能够除掉敌人的爪牙，只有除掉了敌人的爪牙，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，所以这两项工作要同时进行。……”

吴可征继续说：“在帮助群众抗旱的时候，要注意多向群众宣传，批驳敌人的谣言，打破群众的顾虑。如果敌人大股出击，各小组可以互相配合，在山林里和敌人打游击。如果碰上小股敌人，就把他吃掉！”

吴可征和郝大成讲完话，史少平和姚光明带着各自的中队，划分成若干小组，指派了小组长，然后安排大家吃饭休息。

郝大成和吴可征离开场坪，向大队部走着，这时黄六嫂走到郝大成身边热切地要求道：

“老郝！你给我们一部分枪吧，在发动群众的时候，我们得瞅空子敲打他们几个！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郝大成问道。

“十支吧！”黄六嫂笑笑，她暗自想道：一张口就是十支，

是不是胃口太大了呢？随即又改口说，“七八支也行！”

吴可征看出了黄六嫂的心理，笑笑说：“你要得不是多了，而是太少了！大成同志和我研究过了，不是给你十支，也不是给你二十支，而是把缴获民团的枪支全给你，五十支！”

“那真是太好啦！”黄六嫂兴奋地说，“我们得快些把农民自卫队组织起来！”

“是要快啊，”郝大成说，“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！”

“我们一定很快组织起来！田大叔负责组织农会，我组织农民自卫队。”黄六嫂充满信心地说，“乡亲们等着呢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吴可征说，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，我们应该尽快把农会组织起来，把自卫队组织起来，这些枪，一定要发到可靠的人手里！”

“只要有红军撑腰，我们腰杆子就硬，农会和自卫队一定会很快就成立起来的！”……

繁忙纷纭的工作初步就绪，然而处在战前的指挥员却没有休息。

吴可征的伤口在隐隐作疼，但他却兴奋异常，毫无倦意。

郝大成用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看着两颊深陷的战友说：“老吴，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，你也应该歇一会儿了。”

“我们都应该休息一下，”吴可征恳切地说，“你比我更需要休息，可是，我总觉得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。如果有一点考虑不周或是忽略过去，就会给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困难

和损失。……”

“是啊，”郝大成说，“我正在想，谷敬文和周武现在在干什么呢？周威听到我们进了四岭山后，会怎么想呢？又会怎样行动呢？”

郝大成一边说一边走到水缸边，在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倒在脸盆里，然后把头浸在冷水里，以驱散不断袭来的睡意。

“田大叔和侦察人员该回来了，他们会带回一些情况来的。”吴可征说。

郝大成说：“我们很需要知道谷敬文的行动。”

吴可征说：“我估计谷敬文和周武很可能派人到伏虎岭去见周威，挑拨我们和齐心会的关系。”

“我完全同意你的估计，”郝大成马上赞成说，“我也是这样担心的，就怕周威一时不明真象，上了他们的当！”

“我们应派人向他说明真象！”吴可征说，“应该立刻就去。”

“这个任务可很重，派谁去呢？”

吴可征说：“最好是田大叔和史少平去。”

“我看就这么办吧，只是田大叔还没有回来。”

仿佛证实郝大成、吴可征的判断似的，田世杰和侦察人员回来了，带来了谷敬文已经派人到伏虎岭去的消息。

“果然不出所料！”吴可征说，“他们派谁去的呢？”

“去了四匹马，是周祖荫和周拐子！”田世杰说，“我们也要快去人才行。周威的脾气耿直、急躁，很容易上谷敬文的

圈套。”

郝大成向田世杰说：“田大叔，敌人骑马，又是凌晨走的，现在早就到了伏虎岭的洪雷谷口了。如果我们派人去，眼下又找不到马，步行能来得及吗？”

“恐怕来不及了，步行走到伏虎岭的洪雷谷口，少说也得明天早晨才能到。”田世杰焦虑地说，“我担心周威中了他们的好计，听说红军进了四岭山，一怒之下，把齐心会拉回来对付我们！他和周武有‘共同防守四岭山’的誓言，很可能听信周祖荫的那一套谎话。”

“这是很严重的情况，”郝大成说，“周威如果一回兵，任中元必然乘虚而入，那就会使四岭山变成混乱的局面。”

“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。”吴可征说，“刚才你们分析的都对，不过，周威回兵也不那么容易，一，他不放心任中元；二，即使回兵，也不会很快。我们虽然赶不到周祖荫的前头，可是我们能赶到周威回兵的前头；即使赶不到他回兵的前头，也一定能在半路上截住他！”

“对！”郝大成说，“我们争取先把周威稳住，稳住周威就是我们的胜利。而后便可从长计议。”

“这事还是我去吧，可是光我去还不行，红军也得去一个代表才行。”田世杰说。

郝大成说：“刚才已经和可征同志研究过了，让史少平同你一起去。目前任中元正在洪雷谷口，要阻止周威回兵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只是你这一趟太劳累了。”

“我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！”田世杰说，“要走就得快。”

“你先去吃饭，”郝大成说，“一会我就派人去叫史少平。”然后又同吴可征商量说，“是不是还要写封信呢？”

“是要写封信，我起草。”吴可征说，“我们对周威应该有个明确的表示才行。”

“我们先把他稳住，一切争议可以通过谈判解决，只要我们争取了时间，站稳了脚跟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。”郝大成说完，又问田世杰说，“大叔，还有什么情况吗？各山村里可有什么动静？”

“有！”田世杰说，“红军一进四岭山，敌人就慌了手脚乱了营啦！各山村里的土豪劣绅都逃到沙河镇去了，可是那些保长保丁没有进沙河镇，谷敬文命令他们带上武器进山，要和我们斗呢！兰田岗的保长黄老八，已经带着人进山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郝大成说，“他们是绝对不会甘心的！我们一定要快些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把周武的这些爪牙铲除掉！”……

在郝大成和田世杰兴奋交谈的时候，吴可征已经把信写好了。

田世杰和史少平带上信件立即出发了。

二

在战斗结束红军进驻梅林镇的同时，沙河镇正乱作一团。

谷敬文急得在周武的大厅里转圈，周武则缩在太师椅

里一言不发。

谷月仙急得不断地喊叫着。

周家象往日一样，丰盛的早餐端上来了。可是今天这些酒肉之徒却倒了胃口，没有一个人想吃。只有周祖荫挂在门外笼子里的画眉，似乎保持着镇静，竟然放开喉咙唱起了美妙的晨歌。

周武气急败坏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一伸手把笼子扯下来，狠劲摔到地上，一脚踏了上去，画眉鸟尖叫一声，和鸟笼子一齐被踩得稀烂。

“你这是何必呢？”谷月仙虽然急得要命，怕得要死，但她却不满意丈夫的失态作法，然后转向谷敬文说：“大哥，你现在是四岭山的主心骨，你快想个办法吧。那个郝大成不会打进沙河镇来吧？”

“莫慌！”谷敬文看了他妹妹一眼，说，“这一个回合，算是叫他姓郝的占了上风。可是‘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’！郝大成想在四岭山安营扎寨占地盘，这是妄想。你想想，在九里十八坪，他们不也是闹轰了一阵子吗？到头来，还不是叫咱们把他赶出去了！”

“他们不会打沙河镇吧？”谷月仙一心想问明白沙河镇是不是安全，至于以后，那还远着呢，现在是火烧眉毛顾眼前啊。

“不会！”谷敬文说，“他得留下人守南山口，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人了。攻寨子和打埋伏是两回事。咱们寨子里兵多粮足，不怕他来攻！”

“再说，”周武听了谷敬文的分析，似乎又有了点信心，“各山村还是我们的。”

“对！”谷敬文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把各山村的保甲长们联合起来，和共产党较量较量。”

“就怕那些泥脚杆子不听话，都信服共产党那一套。”周武忧虑地说。

“他们要把老百姓扇动起来，这是必然的，可是这需要时间。”谷敬文停止了转圈，在饭桌上端起一杯酒来，一仰脖子倒了下去，他想借用烧酒刺激一下他的情绪和精神，然后冷笑一声说，“可是，我们不给他这个时间！”

谷敬文把“时间”两个字说得特别重。

“也不知祖荫叔能不能把周威拉回来。”周武说。

“能拉回来，当然更好。”谷敬文说，“就是拉不回来，也没有多大关系，我们不能依仗周威。我估计红军不敢分散，很可能住到梅山镇去，总要休息两天，这两天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。”

“你快说怎么干吧！”谷月仙急躁地说。她觉得谷敬文说得有点玄乎，怀中象揣着个兔崽子，总觉得心惊肉跳，惴惴不安，她希望谷敬文能给她一颗定心丸。

“立即派骑兵到各村去通知各保甲长！”谷敬文悻悻地说，“以我三县剿共司令的名义，颁布‘十杀令’，向所有团丁家属和老百姓宣读！……”

“应该给穷小子们点厉害看看！”周武恶狠狠地说。

“是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，枪打出头鸟，拣那些‘积极’

分子多杀他几个！”谷敬文把烟屁股狠劲向地上一摔，“这些泥脚杆子不闻点血腥味是不会服输的！特别要注意那个兰田岗，要多杀他几个才行，不然镇不住他们！”

“我打算派马义山去找黄老八，”周武说，“这家伙还有两下子！”

“好！”谷敬文赞成地说，“那就先从兰田岗开刀！”

“若是这一手再不灵呢？”谷月仙觉得这颗定心丸仍然不能定心。

“那我们还有第二手、第三手、第四手！”谷敬文说。

周武夫妇都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等着他们的“主心骨”把那几手全说出来。

“现在不是天旱吗？我们把白云寺的法慧和尚请出来。这张王牌非同小可，老百姓信菩萨敬鬼神，这是几千年来老传统老习惯。我不相信，红军能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几千年的传统打破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上天保佑！”谷月仙眼睛一闭，虔诚地祷告着。

“上天会保佑的！”谷敬文坚定着他妹妹的信心，“我们要发动一场大祈雨！”

“红军会阻拦的！”周武说。

“就是要红军阻拦，文章也就是要从这儿做起。”谷敬文险恶地说，“如果红军一阻拦，我们从中一挑动，老百姓就会和红军发生冲突，我们就可以把老百姓鼓动起来，抓在手里；万一他们不阻拦，那我们就利用祈雨把老百姓拉到我们

这一边。只要一祈雨，红军阻拦也罢，不阻拦也罢，全对我们有好处！”

“唉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”谷月仙总算放心了，她也看出这是很毒辣的一手，“这个法宝准灵！哼，我倒要看看姓郝的还有什么咒念！”

谷敬文还想把他的第三手说出来，那就是要把他的特务连调进四岭山来。但他感到对争取周威不利，同时又顾虑到九里十八坪老巢的安危，既然谷月仙已经定了心，也就没有说出来。

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：“被红军打散了的二中队的人零零散散地又回来了！”

“回来了？”周武一听不知是喜还是忧，他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。

“是当了俘虏以后，叫红军放回来了！”

“俘虏！”周武不由地尖叫了一声，“给我打！他娘的，每人打五十军棍！”这时他才想起他的民团里并没有军棍，就又改口说，“不，不是军棍，是皮鞭子！”

“不！”谷敬文不同意地说，“共产党放他们，你却打他们，这不正好中了共产党的计吗？不能意气用事！任洪元一连的哗变就是这样造成的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周武仍然气哼哼地说，“难道还要犒劳他们不成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这叫收买人心。通知厨房，做饭给他们吃，然后我去给他们讲话。”谷敬文向布满饭菜的桌子望了